

实现目标

产油国必须努力探索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之路

拉巴赫·阿里基



很多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和沙特等中东和北非国家，已经宣布或正在落实相关政策，通过实现经济多元化来减轻对石油的依赖。油价自2014年起大幅下挫（见图），预计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这使得经济多元化成为政策辩论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尽管很多化石燃料出口商认识到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但很少有国家能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从历史上来看，对于这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开展与石油开采无关的经济多元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推行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从而难以激发起管理人员和其他经济主体的自信心和主动性，去接受新思想、大胆创新和勇于冒险。例如，世界各地很多国家（包括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国有石油公司的激励机制并不是一直鼓励管理人员和雇员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努力适应正在迅速影响着产业的新技术。很多国有企业虽然开始进入其核心业务和能力之外的领域，但鲜有创新，难以留住优秀的人才。更糟糕的是，虽然有几家国有石油公司坐拥储量丰富的油田，确保了较低的开采成本，但它们却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

经济重心的转移

但是，如果这些国家能将自己的关注重心从经济多元化这个最终目标转向实现经济多元化的途径，即经济转型过程，那么它们会发现要实现经济多元化其实要容易得多。而这个过程需要他们采取措施，将经济重心从油气主导型行业转移出来。经济转型的重点是找到一种方法，能让该主导行业产生溢出效应，甚至助推其他（非碳氢化合物）行业的发展。换句话说，通过开展经济转型，这些国家将重点为管理人员和其他经济主体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将目前眼中那些极具破坏力的敌人——能源技术创新市场——转化成自己的朋友。那些推行这种方法的国家不太可能遭遇失败或排斥变革。

能源市场的技术变革有利于那些倚重石油收

入的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借助于更加灵活的经济制度，以及合适的公司治理结构（让管理人员和员工拥有一些权利），这些经济体便更容易发挥新技术的优势，不仅能降低能源市场中潜在破坏性因素相关的风险，而且能创造很多发展机遇。例如，上市公司往往比国有（甚至私有）公司的生存状况要好一些。因为这些公司要对股东负责，因此它们更有可能适应全新的环境，走在行业的前面。

在国家层面上，政府问责制的缺位以及石油行业的国有体制让一些国家面临很大的风险。能源生产及应用技术领域的变革对能源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个行业大都反对变革。

很多国有企业开始进入其核心业务和能力之外的领域。

例如，在能源生产领域出现了水力压裂技术，即人们常说的“压裂—水平钻井法”。这项技术大大简化了页岩油的生产工艺，从而改变了石油市场的发展动态。与普通的钻井相比，页岩油的生产活动可更快捷、更低廉地启动和结束，从而最终形成更短、更有限的油价周期，当油价上涨时，产量提高；当油价下跌时，产量降低。在全球每天9400万桶原油产量中，页岩油的日产量迅速攀升至500万桶，这也可能是石油供应过剩，进而油价大幅下跌的推手。

另一个例子与能源应用技术的变革有关。随着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日益得到广泛应用，交通行业越来越倚重电力行业，反之亦然，而石油产品的作用在逐渐弱化。这对于石油行业来说是个坏消息，毕竟通过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这类产品，石油主要用于交通领域。来自其他能源资源的技术变革——首先是天然气，然后是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也让石油行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当然，技术变革与能源价格水平有关，或者从更大的范围看，与创新的需要有关——例

如，像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一样，当能源供应安全受到威胁时。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所谓的“石油峰值假说”假定全球石油产量受限于地质现状和开采能力，将在 2020 年前后达到最高水平。多年来，这种假说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在产量接近峰值时，“页岩革命”开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场革命及其带来的石油供应的大幅增加，在很多方面都可视为石油供应市场对 21 世纪头 10 年高油价的一种反应。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随后对石油需求的增加是主要推动因素。对于那种过于悲观的石油峰值观点，即地质因素将限制石油供应的看法，这无疑是一种直接的挑战。

然而，页岩革命带来的低油价会在多大程度上放慢交通行业向减少石油依赖的方向转型，目前仍不得而知。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面对较高的燃油价格时，汽车行业的企业往往会大胆创新，开发出更多的清洁技术。

搁浅资产

关键是要认清技术变革对能源市场产生的影响，毕竟这些技术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石油

的命运，以及那些依赖石油的国家和企业的命运。

向低碳或无碳能源（例如，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是遏制全球变暖这项工作的主要目标，但却会损害那些富油国的利益。市场对富含碳的燃料（如石油）的需求降低，这会使这些国家开采自己的石油储量成为一件并不划算的事情——将这些储量变成所谓的“搁浅资产”。

具有历史意义的 2015 年《巴黎气候协定》将全球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 2 摄氏度之内。这使得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能源生产和应用技术的变革（例如，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使这个问题变得紧迫。有证据表明，如果“协定”目标得以实现（见“国家的财富不可燃烧”，《金融与发展》2017 年 3 月号），那么 1/3 的石油、1/2 的天然气以及 80% 的煤炭将永远留在地下。中东的石油生产国是受影响很严重的国家。如果全球要实现其气候变暖目标，中东地区大约会有 2600 亿桶石油无法得到利用。除了石油之外，那些用来勘探和开采这些储量的设备和其他资本也会出现闲置。

而且搁浅的资产有可能在不断增加。近年来，埃及、以色列和黎巴嫩发现了巨大的油气田，这使得那些油气资产永远无法重见天日的国家不断增加。由于这么多国家面临着资产搁浅的风险，政府和企业应将经济多元化作为首要任务，以使国家适应并降低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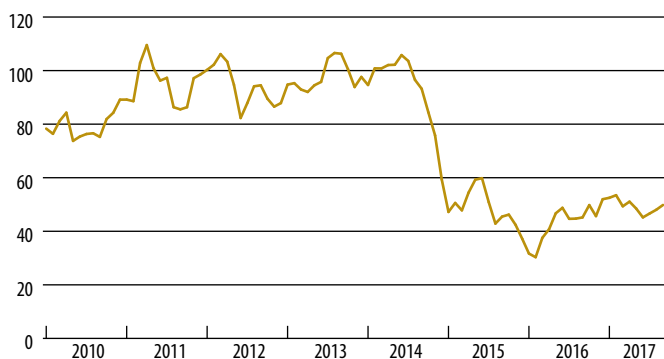
减少碳含量

在努力实现经济多元化的过程中，降低能源中的碳含量这项工作将非常有益，毕竟它使相关国家有很多机会来发挥那些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可再生能源的潜力。中东和北非地区不仅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储量，而且拥有大量且基本上未得到开发的可再生能源。据“沙漠技术”项目（DESERTEC），太阳每六个小时带给全球沙漠的能源甚至超过全球一年的太阳能消耗量。这个项目有关全球可再生能源计划的愿景是，掌握利用来自可再生能源丰富地区的资源生产持续电能的

油价下跌

自 2014 年起的油价下跌预计将演变成长期的油价低迷。

（油价，美元/每桶）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注：该图基于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这一常用基准油价。

技术。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开展的研究表明，沙漠地区充足的阳光能够提供足够的电能，满足中东和北非地区不断增加的电力需求，此外还能向欧洲供电。

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使得中东和北非国家有机会抵消那些搁浅的油气资产存在的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指出，该地区以及亚洲和美国的部分地区拥有最强烈的太阳辐射。

在中东和北非各国人口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这些非油气资源有助于满足迅速增加的电力需

此外，一些制度性因素，例如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可竞争市场（进入和离开市场时无任何限制）以及国有企业的赞助性支出，不但影响人们对创新的态度，也影响人们解放思想接受新观念，从而影响这些富油国的经济转型进程。例如，以石油收入为经济后盾的公共部门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这一点却抑制了积极创新的热情。如果经济政策未能达到转变观念的目的，这些政策就无法为富油国实现预期的转型效果。

作为该地区，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国，

以石油收入为经济后盾的公共部门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这一点却抑制了积极创新的热情。

求。但是，要想用好可再生能源，该地区需要完善和扩大基础设施，提高民众教育水平，建立强大的政府，推出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管理人员和企业家运用当前最前沿的技术。有几个国家已着手实施一些雄心勃勃的项目，希望增强自己在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实力。例如，阿联酋计划，到2021年国内24%的主要能源消耗来自可再生能源。摩洛哥在撒哈拉沙漠启动了庞大的太阳能发电厂的一期工程。预计到2020年，该项目的总发电量可到2000兆瓦，从而使该项目成为世界最大的单体太阳能发电厂。

迫切的需要

油气价格的下跌使得经济转型势在必行。对于“需要是发明之母”这句格言，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富油国似乎感触尤深。油价的下跌让这些国家感到震惊，使其认识到经济必须有弹性，才能足以适应能源市场的变化。例如，为了应对其石油储量枯竭的挑战，迪拜已成功转型为全球贸易中心。但有些国家和企业仍然依赖能源市场以及这些市场所带来的收入。对于这些国家和企业来说，必须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应对经济转型带来的风险，勇敢拥抱经济转型创造的机遇。

沙特似乎意识到了通过非石油收入来巩固其长期财富来源的必要性。在实施雄心勃勃的经济转型计划中，该国宣布将公开发行其国有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石油公司5%的股份。这应是沙特仿效埃克森这类西方上市公司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些西方企业一度以石油为主业，但后来通过扩大业务范围，发展成能源公司，实现了石油资产与其他能源之间的平衡。

由于着眼于经济多元化这个最终目标，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一直无法顺利地推进这一进程。有关经济转型的政策应放弃自上而下的方法，不应特意选择要发展的行业。相反，这些国家要营造一种环境，促进市场的可竞争性，调整管理人员和精通技术的青年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帮助他们及其企业，甚至整个国家经济发挥自身的潜力。^[1]

拉巴赫·阿里基 (RABAH AREZKI) 是IMF 研究部商品组前任主任，目前担任世界银行中东和北非地区首席经济学家。